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一五九七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　潘梓年

訂報價目　零售每份五角

本報「九一八」起革新內容

新聞： 盡量增加國內外專電及通訊，翔實報導邊區敵後情形。

言論： 加强質量，力求及時反映當前事變。

四版： 除保留「青年」「婦女」專頁及增加「團結」專頁外，餘爲綜合的文化版，力求內容豐富，文字生動活潑。

友聲： 特闢專欄，增多篇幅，邀請各界人士撰稿，以便反映各方意見。

浙東我軍克武義

金蘭敵仍頑抗我壓力日增

鄂敵由鍾祥出擾不逞回竄

（中央社據軍委會十五日發表）浙東我軍於上月二十一日曾一度克復武義城，嗣敵增援反撲，致復失陷，十三日晚，我分路積向武義城猛烈攻擊，與敵激戰達十四日晨五時，再度將該城完全克復，斃傷敵五百餘，殘敵北向金華潰竄，我正追擊中。

（中央社據軍委會發表衢縣十五日電）㈠蘭谿方面，我軍於十二日將由蘭谿城向馬潤市、石塔市一帶反撲之敵擊退，當晚我各路部隊即協力向城郊之敵攻擊，又焚燬其兵營，城內敵已呈動搖，到處放火，我正積極猛攻中。㈡金華以西，我與敵戰鬥仍烈，十二日拂曉敵又增援分路反撲，均為我遏止，迄晚戰鬥未已。

（中央社上饒十五日電）金華城郊戰事相持多日，現已急轉直下。金華東南我軍，於十四日晨攻克武義城，殘敵潰散，殘餘向金華城敗竄。蘭谿城因敵遭我軍一再痛擊，傷亡慘重。十二日晚敵在城內縱火，火光燭天，仍在燃燒中。金華敵日昨仍欲掙扎，在湯溪以東地區頑抗，企圖掩護其部隊撤退，我軍當勇衝殺，予以重創。

（中央社據軍委會發表樊城十五日電）㈠鍾祥北洋梓之敵一部，於五日發向長壽店以東胡家集進犯，經我迎擊，戰至七日晨，敵死傷百餘，不支回竄，我獲太陽旗兩面，及其他軍用品甚多。㈡鍾祥西北胡家之敵附砲二門，於八日晨竄擾豐樂河以東觀山坊長湖附近，為我截堵，迄晚仍對峙甚烈。

（中央社據軍委會發表樊城十五日電）潛江敵一部，向流東南刁家嶺進犯，為我痛擊，斃傷頗眾。

（中央社樊城十五日電）由鍾祥出犯之敵，十三日向我豐樂河進動，我出敵不意，向敵猛襲，當即越過豐樂河，當將漢山寺克復，旋又克復豐山附近，是役敵傷亡甚眾。

（中央社樊城十四日電）襄河西岸新雅之敵一部，搶封民船，我軍得訊後，即派隊圍剿，斃敵甚多，殘敵紛向南逃。

印中央立法會議舉行臨時會議

國民大會議員席位全部空出

若干男女學生欲加阻擾被捕

（中央社新德里十四日專電）由行政會議印籍委員建議召集之中央立法會議（相當於英國之下院）臨時會議，今晨十一時在立法大樓開會，會議由雷因爵士主席，儀式甚簡，歷時兩句鐘又廿分，多係有關例行公事，及各部問題之質問及答覆，其中亦有關於目前所謂民衆不服從運動之後果者。立法會議，原有議員一百六十名，今日之會，僅有七十人出席，而國民大會之議席（經常為四十五位）則完全空出，回教聯盟主席真納亦缺席，旁聽席上，僅坐滿十分之一。今日會議開會時，有男女學生若干人，在立法大樓入口處之一啟前，阻止議員入內，並高呼謂為國民大會議員缺席之立法會議不能算為一公平之會議。此輩學生於會議開會前有九名被捕，內有女生兩名。彼等係由警察驅之。其中復有學生，亦聽任其坐於大樓入口處，以待於會議散會。

（路透社孟買十四日電）[illegible]兩縣之火車站[illegible]搶劫，孟加拉省工程局之住宅及孟西北鐵路之宅第多處，亦被搶劫。印度立法會議正在開會期間，忽有衆多人組織糾察隊，佇立立法大廈門外，阻止入內。騷擾開始時似不甚熱心，其後有青年婦女八人坐在大廈之階沿上，於是羣衆大為熱烈，學生多人高呼「打倒國會」「打倒立法會議」及「印度獨立萬歲！」警察乃逮捕青年女子數人，旋即釋放，因彼等抗議謂陌生男子之手不能接觸婦女，警察仍聽任彼等留在大廈門外。其時，大廈之內立法會議正在開會，印度戰時運輸委員會委員鮑爾爵士報告不服從運動引起鐵路方面之損壞詳情，據現有消息，約有火車站二百五十處曾被破壞，「出軌之事至少有二十四次，客車車廂被燒燬甚多，貨車被搶及被破壞者亦復不少。此等事件發生於別哈爾北部及聯合省之東部為數最多。約略估計，其損失至少為七萬五千鎊。」

（中央社紐約十四日路透電）印度出席國際學生代表大會代表桑顯，今日在此接見記者稱：同盟國應在印度設立統帥部，由主要聯合國家之代表組織之，俾印人不必再向英國請承其日後之施政方針。倘印度之自由係為實易行政機構，而未具英國統治權終結之意義，則印度即將危及同盟國之目的。此非但可能，且勢必出此。

（中央社孟買十四日路透電）前馬德拉斯行政總理查理今否認克利浦斯在下院所云甘地之出而干涉，與國民大會執行委員會通過反對克氏建議之決議有關。查氏謂：「甘地現在獄中無法反駁此項誣衊之言論，談判自始至終余均在場，余敢負責聲言，甘地不欲談判如此迅速結束，並如彼之立即飛返英倫」。

回教聯盟主席真納談話

承認未擁護盟國作戰努力

（中央社新德里十三日專電）回教聯盟主席真納，今日接見記者，並以憤慨之態度表示英政府除對國民大會外，對其他印度任何黨派均不完全加以漠視。真納謂為使世人相信回教聯盟地位之重要計，特宣佈回教聯盟擁有教徒一萬萬人。真納以為印度大衆會之反回教政策，尤甚於國民大會。真納曾於昨夜與大衆會常務委員會主席馬克齊暗談，討論政治與社會階層問題，歷五小時之久。今日急作此語，意義何在，自堪重視。真納承認回教聯盟未擁護聯合國家之作戰努力，其理由為「此為不可能之工作」。

英報主張加緊空軍援華

（中央社倫敦十四日路透電）每日電訊報社論稱：英美兩方空軍應迅速至中國增援作戰，中國已成為擊日本之總台，欲充分利用此項飛機，必須使供應品能源源流至中國，此因聯合國家力所能為者。盟軍在太平洋作決戰以前，[illegible]之工作待完成。經由中國收復失地所得策略之利益，將使[illegible]日的地之路爭短縮。

美高級官吏談：寇造船力極低

物資工具勞工均感不足

（中央社華盛頓十四日電）美高級政府人員謂，日本今日所損失之船隻，已超過其新造船隻之數目。早在一九三九年，日本即感勞工與動力之不足。珍珠港事變後，日本復需要以一部人力物資與造船工具從事修理船隻工作，故造船業益感勞工與動力之缺乏。據官方估計，平時日本商船造船所能造一百噸以上之船隻，每年之產量可達四十五萬噸。但現有之生產量僅在三十五萬噸與四十萬噸之間。軍艦建造所之機構，亦與商船造船廠相同。日本造船之時間，若以美國標準估計，可謂頗快。日本商船之建造時間，平均為六個月，軍艦則在一年以上。日本自以有限之熟練工人，調至軍艦建造廠，以應付海上戰爭之需要後，其商船之建造速度，當益形減低。日本損失之船舶，每年需鋼七百萬至八百萬公噸，其中四分之一均被擁作製造船之用，足證日本需要商船之殷切。

王部長世杰談：最近敵寇動向

敵仍圖強佔新幾內亞各島

盟軍應決心與寇作殊死戰

（中央社訊）昨（十五）日下午中宣部王部長招待外國記者，對日寇最近的政治動向和軍事動向，發表談話如次：敵政府於上週決定增設一個「大東亞省」，將其外務省的重要部分，移轉於該省，並將敵軍佔領地（包括安南泰國等地）劃歸該省支配。此一措施，我本身並不值得重視，但由此可見敵政府陣容困難日增，其一貫征服計劃，即所謂「大東亞共榮圈」計劃，迄今並未放棄。再從敵人最近軍事動向看去，我們以前推測得到同樣的結論。不久以前，我們曾將敵軍部所繪「大東亞共榮圈」的地圖向諸君說明，敵軍最近復在[illegible]一帶作積極軍事活動，足見敵人船舶與空軍近雖迭受重大損失，其軍事行動仍在按照那一個地圖進行。[illegible]有一致的認識，即認為日軍如果不能被擊敗，我們對於日寇決不能使日寇覺悟。如果我們以為只要使日寇受若干挫折，或將日寇的歐洲夥伴擊敗，便可解決日本問題，那便是極大錯誤。美國前駐日大使格魯氏日前演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盟軍全體必須以最大決心準備與日寇作殊死戰，爭取完全的勝利，纔能解決這個破壞世界和平的罪魁。[illegible]王部長對於[illegible]表示欣謝。王部長認為[illegible]氏二十年來的奮鬥，可以代表美國人民真勇的精神。

美機上月曾奏捷

寇一航空母艦被擊沉

陶瓦斯任美太平洋艦隊空軍司令

寇機一架首襲美濱海森林區

（中央社紐約十四日路透電）珍珠港訊：日本七千六百噸之航空母艦龍驤號，確已於八月二十八日作戰時被擊沉。美國飛行員並報稱曾已炸傷日運艦兩艘，水艇一艘，巡洋艦兩艘，主力艦一艘，及運輸艦一艘。吾人曾獲一重要之大捷，且均係航空母艦所載飛機之功。大抵日本航空母艦所有六艘確已被毀，餘艦八艘。後者中有三艘曾在所羅門羣島作戰，兩艘被我轟炸機炸傷。

（中央社紐約十五日合衆電）美海長諾克斯宣稱航空署長陶瓦斯少將，被任為美太平洋艦隊空軍司令。

（中央社華盛頓十五日專電）美海軍部軍聞局長布爾蘭向報界宣稱：西太平洋美軍之進攻力量，現已與敵相埒。按布氏新近視察太平洋美軍陣地歸來，此行經二萬大千英里。[illegible]美國是否能阻止日軍，但吾人不能僅恃採取守勢，即阻日軍，吾人必須進攻。[illegible]之守衛為採取有力之攻勢」。

（中央社舊金山十四日合衆電）美西部防區司令部宣佈：本月九日有國籍不明之水上飛機一架，在俄勒岡州南部濱海區投下燃燒彈一枚，該機國籍已查明為日機。

（中央社華盛頓十五日路透電）官方公報宣佈，日本在美國大陸首次實行空襲，但不以散佈於沿海之城市為目標，而轟炸俄勒岡州森林密布之某區，殊為奇異。日機僅投一彈在森林中，炸成一小坑。

侵北圖亟敵成築地陣稱聞新都

（中央社訊）據柏林廣播東京訊，都新聞十四日稱：「自軍事觀點言，北方之防禦中心陣地已告完成，故蘇俄經外蒙之侵略，決無成功之機會。不僅此也，日本軍隊在東亞戰爭中之成就，已使日本及」滿洲國「在北方之戰略形勢極為穩固，且佔領導地位。」

（中央社訊）據同盟社訊：「大東亞省」組織條例草案已經立法局根據內閣會議於九月十一日通過之大綱草擬完畢，將於今日（十五日）提交內閣會議，今日閣議亦將討論關於修正內政部、財政部、拓務部、關東事務局、南洋事務局、「滿洲國」事務局及「中國」事務部之組織法規事宜。

日本宰割下的越南現狀

路透社駐西貢記者蘇雅爾氏，不久前搭撤僑輪抵倫敦。蘇氏對越南現狀曾作一具體之報告。茲略誌如下：

越南表面上雖處於中立地位，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盟國僑胞即遭受日方逮捕，所有英美僑民之產業均被封閉。西貢及海防兩地之匯豐銀行及麥加利銀行，概由橫濱正金銀行接收管理，該兩行之存戶，齊以悉數化為烏有。美孚和德士古兩大煤油公司，雖有法當局要員擔任董事，但亦未能倖免敵寇之攫奪。

日寇最初侵入越南時，曾以「血親兄弟」之口號，號召備受法人壓迫下之安南民衆，希以獲得當地人民之援助與合作，然此類虛偽的謊言，與不能兌現的「自由」之諾言，終於被無情的事實所揭破。越南全境的民衆，不約而同地掀起反日浪潮，在勞苦的工人階級中尤烈。

當初，（被略）日軍製造許多完美的宣傳品，從中施行分化政策，而有時確也對當地民衆，施行些眾備的假仁假義的小惠，藉以榨取僑的人力物資，送些香烟等，但是，當大家發覺在日本人下面所得到的自由，並不比在法國人下面所得到的有絲毫差別時，也使很快的覺醒了。

日軍開抵越境的越來越多，施於越南人民身上之壓榨也越來越厲害。[illegible]也就隨了。在毫無自由可言的旅關形式下，大批勞苦人民僅換得了極低微的工資，卻要擔負著於法國僱主所要求的工作。一列列滿了勞苦人羣的火車，從北向南往動着，顧不了任何家庭的配給或其他負擔，住在擁擠不堪的屋子裏，然後像沙丁魚一樣地被塞進軍用卡車，運到各工廠或前線，在那裏給魔鬼做着毀滅真理與自由的工作，一直到死。

越南一切進出口的貨物，都由敵方專斷在敵人手中。物價的統制是非常嚴格的，凡違犯者都被科以極重極重的罰金。奢侈品化妝品一類的東西確實稀少了，（實在是一般人民失去了購買力）麵粉，洋芋，牛奶和黃油等更不見得增加。反之，卻有了極奇異的分配制度。中國空軍曾轟炸過東京，最近更在河內敵方主要的空軍基地嘉林機場上，炸燬了十二架日本飛機，據說在盟國僑民離開後兩天，海防也遭受了猛烈的轟炸。

現在的越南，還保持著法國政府的外殼，統治的機構也依然存在。維琪抱定了無論怎樣的讓步政策，最後一次的讓步便是八萬五千噸船隻的讓與，其中包括了好幾艘巨艦。很明顯地，日本外交和使團的急謀人員，正準備著將來把越南整個攫奪，恬不知恥的德國，正在軟向越南人民作雙重的榨取，但越南百分之七十的民衆，均傾心於同盟國的勝利，認為中美的勝利，他們能解放越南，逃出日寇統治之唯一希望。

社論

救救浙贛戰區學生！

溽暑已過，秋高氣爽，各學校已經開學了。在抗戰艱苦，百物昂貴，設備簡陋的條件下，還能比較安靜的繼續讀書，可說是件幸事。可是，想到多少青年在淪陷區受着奴隸教育，我們心實不安，也就更覺得責任的重大。也就覺得對那些最近從上海及浙贛戰區逃亡出來的青年學子，太不關心了，太對不住他們了。

成千成萬不願意也沒法子留在故鄉的學生，逃脫了敵寇的虎口，呼吸到了祖國的自由空氣，卻也開始踏上了漫長的旅途。懷着對祖國的熱愛，投向祖國的懷抱，他們只有天真的赤心，沒有絲毫的私慾，更不顧一切阻撓荊棘，但能得到祖國給他們一點溫暖，已是很大的安慰了。如能繼續求學，便是最大的滿足。然而，逃脫了敵逼的窮追狂捕，就過着漂泊的生活。許多學生的親愛的父母，尊敬的師長，顧不到他們了，有的有心無力，略予資助，祇能求心之所安，無法盡資之所在。學生對此，亦能深深體念實際困難，絲毫也沒有怨言。拋棄身外的一切，除了父母所給予的肉體，和祇足以蔽體的單薄衣裳外，真是別無長物，然而，他們仍然不辭長途跋涉，耐着日蒸雨淋，

（被略一段）

不訴苦，還是苦笑着，把希望寄託在未來。

學生們是太可愛了！讀到大公報記者的通訊，那個不感動，不流淚？那個又能不慚愧？我們天天口裏嚷着青年是國家的棟樑，新中國的主人翁，我們可做了多少培植這批飄泊中的棟樑的事？學生們懂得當前的困難，不驚不擾，值得大大的讚揚。我們有責任的人們，怎能不捫心自問？所以，我們要大聲疾呼：救救浙贛戰區的飄泊學生！

現在這一二十萬學生，有的已抵閩、桂，有的或者還在途中。現在急待解決的，是生活、醫藥、旅費和升學等問題。前日報載，桂教育廳已請求中央救濟浙贛戰區來桂學生，也以解決這些問題為目的。至少，政府當局應通令各地，沿途招待，以吃飽、穿暖、治病為招待應負的責任。至於升學問題，則應顧到實際困難，減少麻煩手續，使每個人有入學機會為原則。添設學校可以，各校儘量容納也可以。總之，國家對這批青年要負責，多關心些，使他們多得到點溫暖，既安了學生的心，也可以使他們的父母得到安慰。不要怕多花錢，對後一代多花些錢是值得的，應該的。

廈敵內訌

福田免職扣辦　遺缺原田受任

（閩州通訊）廈門訊：敵興亞院廈門連絡部長官福田良三於上月廿七日突奉令調返東京後，本月一日敵閣即頒令將福田免職扣辦，遺缺改委原田清一少將接充。據悉：此次人事上之變動，為該敵內訌所致。自去夏福田來廈接任後，未能完成廈島之任務，且利用便衣攫權位，把持銀行實處，任意括取，未及一載，獲款千萬。福田作案專橫，凡恐福田獨行。廈敵頭目[illegible]小澤[illegible]此次內紛，未能染指，心頗不平，乃於六月間乘赴台督長谷川來廈視察之便，提出檢舉，經將實情呈報東京，福田始走上末路。聞原田將於日內飛台來廈就職，似此虎去狼來，以暴易暴，廈鼓民衆將無噍類矣。

國防科學運動週

下月十日起開始舉行

（中央社訊）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為慶祝國慶紀念，特定於十月十日至十六日，舉行國防科學運動週，以期提倡國防科學，發揚立國精神。該會於昨（十五）日下午二時，邀集各有關機關社團代表，在該會舉行第一次籌備會議，到社會部、教育部、政治部、軍令部、中宣部、中央出版事業管理委員會、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國家總動員會、中央電影場、中國文藝社、中央實驗劇團、中華劇藝社、中國勞動協會等機關團體代表十餘人，當經議決自十月十日至十月十六日，除舉行展覽會、工作競賽會、座談會、講演會及廣播外，並於每日分別作擴大宣傳。第一日為國防建設日，第二日為音樂日，第三日為電影戲劇日，第四日為文藝美術日，第五日為新聞出版日，第六日為體育日，第七日為醫科日。為使國防科學運動能普及全國起見，該會並將通函各省市文化運動委員會，發動擴大舉行國防科學運動。

甘省造林

蔣委員長極重視

（中央社蘭州十四日電）蘭垣各界十四日舉行甘肅造林紀念週，由谷正倫主席報告甘省五年造林計劃，並說明蔣委員長對本省造林之重視，歷一小時始散會。

太行山文化界追悼死難戰友

向全世界控訴敵寇暴行

決議展開對敵政治攻勢

（本報太行山通訊）此間文化界新聞界，於九一記者節在清漳河畔，開會追悼抗戰殉國的戰友。主席致詞稱：敵後的太行山，文化是非常落後的，五年來由於文化界新聞界的努力，使漳河的兒女們唱出了代表他們政治要求與生活要求的歌曲。現在，他們用白色的血濺洗了這塊文化的處女地，除了何雲、錢默君[illegible]等五位戰士殉國以外，還有[illegible]的知識分子[illegible]。[illegible]敵人企圖消滅我們的文化，但它的這個目的是決不能達到的，復仇是我們的任務。我們要以最大的最後死亡來填補這個大的損失。[illegible]全體激憤異常，當即一致通過向全國全世界控訴敵寇的滅絕人道的獸行，用全國文化界新聞界的團結，來完成死者堅持抗戰的遺志。大會決定：全區內文化界新聞界戰士，要用仇恨的筆槍，展開對敵政治攻勢，以加速日本法西斯強盜的潰滅。

拉鐵摩爾

定本週由美來渝

（中央社華盛頓十四日專電）蔣委員長之政治顧問拉鐵摩爾，定本週赴渝。彼返美已七月，其間曾從事講演著述及考察戰爭對美之影響。拉氏今日對中央社記者談：美國自參戰後，其對華之態度已大加變更。美國人民不但願意協助中國保持其門戶開放政策內所包含之獨立自主與領土主權完整，且深切瞭解強大之中國為保持各民族（美國在內）和平所不可或缺者。自日本進攻南洋後，美國人民已充分認識中國之戰鬥力。

林主席電賀墨西哥國慶

（中央社訊）國府林主席於十六日墨西哥國慶日，致電墨總統阿維拉將軍，表示慶賀之忱，並祝中墨兩國最後必能共同勝利。

對敵廣播第三日

（中央社訊）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對敵宣傳委員會舉辦之對敵廣播宣傳週，今（十六）日為對敵廣播宣傳週第三日，將由中央委員張道藩於下午十一時對華北民衆廣播十五分鐘，講題為「[illegible]」。日語節目則由台灣革命同盟會組織部長謝抒強於下午六時在國際廣播電台對日本朝鮮臺灣民衆播音。

更正

昨日二版第二條新聞內，第二節標題之地名「[illegible]」係「[illegible]」之誤植。又該條新聞內「新德里十四日路透電」[illegible]所傳[illegible]係「[illegible]」之誤植。又本報第三版東南通訊一篇之標題「敵在浙東南[illegible]」，又三版「斯大林城必須堅守」內第三個段落第六行「[illegible]」一句中，「不」「而」兩字係衍文。

斯城蘇軍堅守陣地
納粹連日猛撲未逞
摩茲多克區蘇軍轉移新陣地

（中央社莫斯科十四日路透電）德軍向斯大林格勒進迫之重心，已自西面移至西南面，德軍佔領附近鄉村後，十三日晚更突入蘇軍陣地，然經我軍猛烈迎擊，又退回原陣地。西部區域之重大變化，西北面之，以來亦甚緩慢。高加索一部份對蘇軍亦無不利之處。特勒克河南岸，蘇軍遭受堅強之抵抗，欲求堅守亦甚不易。高加索另一面自諾佛羅西斯克陷落後，戰事漸平靜，但沉靜乃暫時現象，德國擬取自阿普兩至巴統間全部黑海海岸，蘇軍艦在黑海仍極活動。西尼雅維諾區附近蘇軍重要進攻，仍繼續進展，如軍事行動完成，列寧格勒至東桌伊蒂克鐵路線之敵軍即可潰，並可救論西尼雅維諾區之德軍，並向佛爾霍夫及西線作間歇劇烈之進攻，同時蘇軍將迫佛羅內茲南面。

（中央社莫斯科十五日路透電）蘇聯塔斯社前線特訊：斯大林格勒之肉搏戰，現仍繼續中。雙方於爭奪有住民之地點時，德軍全部被消滅，坦克車被毀者數十輛，卡車被毀者二十四輛，其中若干輛載砲兵。在另一戰爭中，蘇軍以坦克車掩護下，毀德坦克車數十輛，殲滅德軍千餘人。蘇軍一再反攻，一次擊斃德軍約四百人，德軍迫退至原地。

（塔斯社莫斯科十四日電）蘇聯情報部十四日晚間公報：我軍在斯大林格勒以西及西南，與摩茲多克區，對敵作戰。前線其他區域未發生重大變化。在斯大林格勒以西，我軍擊退敵坦克與步兵之猛烈進攻。在斯大林格勒西北，我砲兵擊潰敵兩連之進攻，擊斃敵軍官兵達五百名。在摩茲多克區，敵軍將坦克調至水塞之南岸，進攻我陣地。我軍經過堅強之戰鬥後，已向另一陣線轉移。我某部隊之狙擊手二十六名，近來已擊斃敵軍官兵一千名以上。狙擊手巴托夫擊斃德軍二百三名，耶佛利埃夫擊斃一百九十五名，[illegible]各擊斃一百二十八名。在佛羅內茲以南，我部隊在一日間擊退敵軍五度之猛攻。我軍殲滅敵官兵約若干名。

（中央社莫斯科十四日路透電）德蘇方面訊：德軍投有若干師團，攻華斯大林格勒以西作戰，蘇軍已在該處殲敵六千，敵砲兵十七架歸於靜寂，德坦克車十餘輛喪失戰鬥力，德軍係以巨大之代價向前推進。又蘇方補充公報稱，蘇軍與砲兵，今日在斯大林格勒西北，擊退德軍之兩次進攻。

（中央社倫敦十四日專電）蘇軍於斯大林格勒前線消耗該克特軍之軍力，現在戰事已達最後之階段。該處德軍已撤退左面陣，及克特兵小之兵區，久已集中所有之預備隊，達精銳之裝甲隊，衛隊隊，寶寇大利屆至利部隊）總數達六十師，向斯城日夜進攻，以二十五師自西方來攻，餘十五師自西南，十師自西北，十師自東北，分別進攻，雖損失甚重，但仍不斷抽充，俾在各線經常施以重大壓力。德空軍於數量上，佔有優勢，日夜以一千架左右之飛機轟炸斯城。據倫敦消息靈通人士估計，德軍損失為四十二個師，二十五個旅。包括十四個坦克旅團。

（塔斯社莫斯科十四日電）紅星報記者訊：在頓河東岸，意軍斯福塞斯科師團已被擊潰，意軍另一師團 賽案兩師團亦已受嚴重之損失。此類師團已喪失人員數千名。一千五百名以上之意軍，已成俘虜。

蘇機猛炸
羅馬尼亞油田

（塔斯社莫斯科十四日電）十三日夜以迄十四日晨，我大隊機羣轟炸布加勒斯特，普洛耶什特，普尼斯堡及羅馬尼亞其他若干城市之軍事目標與軍事工業企業。轟炸結果，布加勒斯特三十三處起火，並發生猛烈之爆炸。在軍隊駐在地，兵工廠，及羅馬尼亞軍事工業區，計有五處被炸甚烈。普洛耶什特有六處爆發大火。普洛耶什特油廠起火，並被轟炸。我機除一架失蹤外，均安然返防。

（塔斯社蘇軍戰地十五日電）我隊機記者訊：九月十三日夜以迄十四日晨，我軍轟炸機自機場起飛，向羅馬尼亞工業區進發。此次出征，在正常情況中進行。我機越過羅馬尼亞邊界，實際上未遭遇任何抵抗。僅在敵境有高射砲發出散漫之砲火，同時有探照燈光掃射天空。德方在普洛耶什特組織強有力之空防。相距極遠處之時，自高空即可見到其高射砲之隔阻火網。在我機逼近市空以前，希特勒匪徒早已射出發萬發之砲彈。然蘇機不顧敵方猛烈之隔阻火網，仍設法突破衝至油田起重機及煉油廠之上空，轟其炸毀。轟炸投彈之結果，普洛耶什特遂成火窟。飛機飛翔於該市南區上空，發現軍事工業企業、兵工廠、及步兵隊駐在地，皆在南區。我機立即投彈。駕駛員與砲手皆見命中目標爆炸甚烈。其他各機，相繼而至。但見各處紛紛起火。飛行員魯布左夫及其駕駛員，飛近市空時，猶見有無數大小火頭。布加勒斯特北部軍事工業目標，為烈火所照明。我駕駛員遂在此間投彈，又引起二處大火。我機上之砲手，投下以羅馬尼亞文所印之傳單約二萬份。長飛程轟炸機警衛團之飛行員，參加對布加勒斯特之空襲。蘇聯英雄，亞歷山大．摩洛得梨大尉，亦偕其同志共同轟炸煉油廠、鋼鐵廠、機器製造廠、東火車站及軍隊駐在地。摩洛得契飛機之航務員，向軍事工業區投彈異常準確，引起三處大火與及許多小火頭。

德意爭割巴爾幹
分贓不均齊亞諾悻然離去
羅保爭奪多瑙河航運權

（塔斯社伊斯坦堡十四日電）齊亞諾前赴布達佩斯參加霍爾蒂之子之葬儀，隨即突然離匈京，曾引起各方廣泛之評論，此間茲已獲悉詳情。據稱：齊亞諾之突然離開布達佩斯，實因在談判瓜分巴爾幹勢力範圍時，與里賓特羅甫發生衝突。里賓特羅甫已對齊亞諾表明：德國不能承認意方對巴爾幹享有特殊之「歷史權利」，意方欲作匈牙利及保加利亞之盟主，德方尤堅不承認。

（塔斯社日內瓦十四日電）據消息靈通人士談：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在索非亞進行商務談判，已歷時頗久，結果完全失敗。一般指出：談判之所以遷延不決，實因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間發生若干爭執，終於阻撓經濟協定之締結。關於多瑙河上之運輸問題，雙方衝突尤為尖銳。德方以仲裁人自居，努力使談判有所成就，但已白費氣力。德國情報部被迫承認索非亞之談判時，已開始承認失敗。

寇魯野村
赴土活動

（中央社柏林廣播）伊斯坦堡電訊：日本軍事代表團預計可於十七日抵達土耳其，該代表團由三國公約簽字國海軍委員會主席野村海軍中將率領，阿部軍少將為團員之一，日軍事代表在土耳其約有一週之勾留。

威爾基飛伊朗
在伊公畢即赴蘇聯

（中央社訊）威爾基氏於十四日午後由巴格達飛抵德黑蘭，到機場歡迎者有中英使，蘇聯代辦及伊朗政府代表數人。威氏定十五日進謁伊王及總理，並視察英蘇聯運輸系統，威氏將由德黑蘭直飛庫比雪夫。

第厄普之役
·死·傷·逾·三·千·餘·

（中央社渥太華十五日合眾電）據加拿大國防部發表，加拿大軍隊前次參加襲擊法境第厄普之役，共計死傷達三千三百五十人云。

英勇的奇蹟
廿四名紅軍 斃敵九百以上
以少勝多

（塔斯社莫斯科十四日電）蘇聯情報部十四日早晨公報：在摩茲多克區，由羅科夫索夫中尉指揮之二十四名紅軍，保衛重要之高地，擊退敵軍數度之進攻，斃德軍官兵九百名以上。在西尼雅維諾區，由烏米斯基指揮之我部隊，衝進敵方架有堅固工事之防線，收復人煙稠密一地區。在此役中敵人損失死傷官兵約一千名。

德訂新法令
強調法國工人
·供·德·航·艦·供·使·用·

（塔斯社日內瓦十四日電）柏林訊：勞動力分配總監索克爾，頃頒佈關於將法籍工人調至德國之新法令，規定法國若干工業之技術工人，凡屬壯年工人之各種職務，即目前因開工之各業，所雇為工人，亦應以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調入德國工作。凡規避者以違抗佔領當局之法令論罪，當受嚴厲之處罰，監禁於德國集中營內。據悉索克爾不久將赴巴黎，將此法令付諸實施。

德水手
厭戰叛變

（中央社紐約十四日路透電）紐約午間廣播稱：據華盛頓方面所接極可靠之消息，在北海及波羅的海方面之德國水手，井攻發生叛變暴動，當局乃槍決船上官吏，並槍決水手數人。據某瑞士船長稱，德國水手及人民均厭戰，故隨時有發生兵變可能。

羅斯福報告：
防通貨膨脹案 美上院審議

（中央社華盛頓十四日路透電）國會反通貨膨脹決議，根據八月十五日之情報，以穩定工資及新價，並農產品價格則維持現狀，一案，本日已提出上院，華府方面曾多次舉行會議，以期於十月一日前獲得國會之通過。

（中央社華盛頓十四日路透電）參議院國防調查委員會主席杜魯門宣稱，美國飛行員所使用之戰鬥機，較德國之戰鬥機為劣。陸軍部總務長[illegible]又稱，本委員會已接獲[illegible]，希望[illegible]。該委員會另一參議員[illegible]，亦發同此項批評。杜氏最近曾調查阿拉斯加之防務，據稱海軍所[illegible]，實屬失敗。

新醞釀下的西非
本報資料室

當納粹正威脅着法屬西非達喀爾時，美國的臨時先在戰鬥法國轄下的赤道非洲布拉薩維爾，另據維琪廣播，則傳在比屬剛果美軍也已登陸。綜說最近東非英軍對馬達加斯加的行動，以及美軍在這一方面是採取了制勝的增防赤道非洲，加強戰鬥法國的力量，的確是顯出機先的措置。本來，法屬西非原是美國接濟法國糧食的處所；可是，反動的維琪政府秉承希特勒的意旨，卻把美國的糧食作了德寇的給養，至今美國不得不奉些顏色給它看了。這裏我們簡述一點西非的一般情勢，藉供讀者的參考：

法屬西非是法國最大的屬地，形成法帝國總面積的百分之三十八，僅有達荷美（包括多哥）、法屬蘇丹、象牙海岸、尼日爾、毛里塔里亞、塞內加爾等七塊殖民地，和達喀爾自治區。這個區域的人口合計在一千五百萬以上。法屬西非的一般特點是：地理上佔着極重要的戰略地位，就中特別以達喀爾這個很重要的港灣的存在，它不但可以作為遠攻拉丁美洲以至美洲本部的空軍根據地，也是極佳的避難港地。法國失敗後，一部份艦艇逃到此間，這就是使這兒變成納粹覬覦已久的一塊禁臠。況且法國二條鐵路建築着一條貫通北非，通過撒哈拉大沙漠的公路線，北起阿爾及耳，南以巴馬科為終點，這樣連接到達喀爾，這也是希特勒所感覺着的一件事情。再加上這兒的出產豐富，製造軍火用的棉花、橡皮，以及羊毛、穀物等，從來就把法帝國主義者從非洲的土人身上，吮吸着他們的血汗，這些物資也使得希特勒匪幫們垂涎三尺。所以最近不時傳出希特勒對達喀爾將有所企圖的消息。

當然希特勒懷着野心勃勃，可是它卻不能一把抓到目的；這也是因為毗連着法屬西非，還有一個戰鬥法國的大批地之故。這一個大區域，就是戰鬥法國轄下的赤道非洲的區域。這一區域包括有四個殖民地：㊀乍得，㊁烏班吉沙立，㊂剛果中部，㊃加邦，它的面積有二百八十五萬方里，大於法國本土面積的五倍。由於地理位置的居於非洲中部，這個區域一方面可以遮斷西非的英屬領地以及埃及與英埃蘇丹方面也可直接與英屬剛果和南非洲相聯，倫敦與南非洲間的航空線，所以能夠通行無阻，也是因為有這些戰鬥法國所屬的領地之故。這一個大西洋與印度洋的交通樞紐，始終掌握在盟國的手裏，就使得軸心的潛艇只能偶從於北非一隅，這對盟國在中東方面的作戰地位，是有着莫大的便利和幫助的。

當日步德倫布印度洋時，盟軍搶先控制了馬達加斯加島，增援了赤道非洲，在戰略地位上，的確有不小的意義。

美軍抵西非
民衆歡迎

（中央社布拉薩維爾十四日路透電）美軍一隊已抵法屬赤道非洲之布拉薩維爾，當地民衆及軍事當局均表歡迎。（按赤道非洲現在戰鬥法國統治之下）。

租借法案實施情形
三月來達二十萬萬美金
運華物資正謀打破困難

（中央社華盛頓十四日路透電）羅斯福總統今日向國會提出第六次租借法案實施情形報告書，本次係報告七月十二日至九月十一日之情形，內稱：在此三個月內，美國之租借援助物資，總值達二十萬萬美元，現有租借物資百分之三十五係給至聯合王國，百分之三十（路透社所百分之三十五）輸蘇，餘則輸至澳洲等區，對華援助因受運輸困難之限制，惟尚有其他運輸方法之發展，可補救當前之形勢。美國現正利用軍火租借法案之經費，力謀交貨之便利，現已着手建造若干運貨小船。報告書內又提及本月三日美國與英澳及戰鬥法國所成立之互助協定，現麥克阿瑟之軍隊，即根據該協定自澳洲獲得軍火、制服、糧食、與住所之供應；紐西蘭亦正援助美國，赤道非洲之戰鬥法國與新喀里多尼亞島，則以物品及其他便利供給美方，駐英之美軍，現獲有當地之軍火與軍需供應，英方大砲軍艦飛機等，亦有移交美軍使用者。

（中央社華盛頓十四日路透電）羅斯福今日向國會提出其第六次之租借報告，內稱：美國現在生產共軸心國戰時額之百分之五十強，若以現有之資源為比例，則英蘇所生產之武器，尚多於美國，蘇聯鉅成為擊反攻之根據地，然仍不斷生產中。報告書內又稱：七月份在英國境內有美國陸軍駐達飛機之英國工人，共有二十五萬人。

納粹滔天大罪
德人殆將滅種
國內糧食分配將再裁減

（塔斯社斯德哥爾摩十四日電）據消息靈通人士稱：納粹著名領袖，皆承認因德軍在蘇德戰場上所受損失，至為慘重，陣亡人員已達四百萬名，使德國遭遇滅種之威脅。僅就在俄陣亡戰爭之第一年間論，陣亡德軍之人數，已等於戰前六七年來德國人口之自然繁殖額（據德國統計：一九三九年人口之自然增殖額共六十二萬三千名）。同時，生殖率之驟著低落，在全國又到處可見。據官方統計：一九四〇年為人口中千分之二〇點四，而一九四一年則降至千分之一三點六，至若一九四二年上半年據不完全之估計（德國西北諸省及東普魯士不在內），則降至人口中千分之一〇矣。因此，德國宣傳部特[illegible]大規模之運動，[illegible]生殖率，[illegible]婦女與兵士以非婚姻關係發生性交。德國民衆皆反對此項要求。柏林、漢堡、德勒斯頓、布勒斯勞及其他城市，墮胎案件日增，法律雖明文規定，醫生與女子雙親應同受嚴重處分，亦屬無效。以庸俗無恥著名之黑彩圖報承認：關於鼓勵結婚與生育之宣傳，未能使平民或兵士有所鼓動。該報著文稱：「吾人必須使年青之兵士相信：結婚之意義僅在生育而已」。又訊：希姆萊已撰就「強迫結婚」法令及「政府鼓勵未結婚者生育之辦法」，提交希特勒。

（中央社北明翰十四日路透電）經濟作戰部出席議會次官富特，今日發表談話曰：德國之糧食分配額，在四月間，業已裁減，本年底恐將再度裁減，德國醫藥當局對於長期戰爭與工人健康之影響，亦不斷注意中。德方現已準備度其戰季，在火儲，已被搜括。希特勒曾警告國人須忍耐再度戰冬。

吉斯林黨羽
被驅往東戰場
·大·批·團·員·遭·監·禁·

（塔斯社斯德哥爾摩十四日電）瑞典報載：奉吉斯林命令，凡「民族統一」黨黨員，年在四十五歲以下者，一律動員，開往

阿特里
抵紐芬蘭
·將·赴·渥·太·華·一·行·

（中央社倫敦十四日路透電）殖民部宣佈：副首相兼自治領大臣阿特里氏抵紐芬蘭，與總督及專員討論當前問題。阿氏在紐芬蘭作短短勾留後，即將赴渥太華，勾留數日後返英，隨行者有共出席議會之私人秘書任定斯。

英潛艇續戰
共擊沉敵船三百艘

（中央社倫敦十四日路透電）據海軍部消息，在新潛艇下水時，在此大戰中，英國潛艇擊沉軸心供應船隻一百艘，其中載運軍隊之船隻達五十餘艘，德意軍艦之被擊沉或受創者，有八十七艘，其中被擊沉之潛艇之數目，較前次大戰被英方所擊沉者之總數尤多。

川糧徵購
今日開始

（中央社訊）川省糧食徵購，將於十六日開始，其一部收穫較遲之縣份，則定於十月一日開徵。主管方面已準備完竣，徵購部份係以鈔價五分為起購點，較去年所訂辦法為一進步，小糧戶受益匪淺，徵購所付之糧食庫券與法幣，已交由省府代付。

工業界發起之
西北考察團
有延期起程說

（本報訊）工業界人士發起組織之西北工業考察團，原定本月十八日出發，現以籌備不及，有延期起程之訊。

渝市四紗廠
昨招待新聞界
對業務困難及核價有所陳述

（本報訊）豫豐、裕華、申新、沙市四紗廠，為增加棉紗產量，及調整紗價問題，昨假冠生園招待新聞界，由豫豐經理潘仰山，裕華經理蘇汰餘，沙市經理蕭松立，申新副經理厲無咎等出席，張先生詳述各廠現在生產之情形，以及棉花物料採購運輸之種種困難，並對目前之核價，管制及捐稅等意見，陳述頗多。物資局管制處長亦即席解釋該局對棉紗管制之意見，原則上雙方均以穩穩設法增加棉紗產量，增加各廠現有之錠數，使棉紗供給無虞，而廠方仍能獲利，為共同努力之中心。各廠方提出管制紗價，必須嚴加管制其他物料價，即所謂「全面管制」之要求。官方表示重視。

聯合國藝展
「九一八」開幕

（中央社訊）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主辦之聯合國藝展，歷數月之籌備，已收到聯合國及國內名畫家作品約五六百幀，內容豐富，為陪都藝壇之創舉。茲定九一八紀念日隆重舉行，是日上午九時[illegible]開幕，同時特招待各國大使及駐渝代表，到場參觀，下午一時公開展覽，不收入場券。

錦城零絮

錦城娛樂場所之多，堪稱大後方第一，其中影院即有十所，各院日場皆告客滿，最近新明影院映演歌劇一片，竟歷十日之久，座無虛席。

× × ×

此間各治安機關，皆派出便衣偵緝人員，人數衆多，難免有魚目混珠者，招搖撞騙，川康綏署近特令省會治安機關，嗣後須謹慎從事，且出時此類人員名單具呈核查。

× × ×

成都市上，汽車黃包車極多，戰前多為中級以上之公教人員所乘用，於今乘私包車者，僅大半為商人，而大部份之公教人員，已力有不足，故祇得坐公家包車出售者，比比皆是。

× × ×

市上有一種遊手好閒之徒，專靠估吃霸欠，挾技手風，招搖撞騙等事，又以此等人神通廣大，市民送以「飛滾」名之。聞當局已下令嚴加取締。

× × ×

市內中學甚多，因就學者亦來，一般中學之招考，至少亦有六七百人報名，某私立學校因報名者達四千人之多，該校校長乃於報端登載啟事，謝絕人情介紹。

× × ×

成都市政當局，近擬定疏散大計劃，現已從事加寬街道，東西大街業已完成一半，南北大街亦正在進行中，而其餘各街亦將推及，市府對於街面寬大之規定，從事拆作。

軍用棉紗
·將·由·物·資·局·統·籌·供·應·

（本報訊）關於棉紗供應，年來向由各紗廠按月直接供應之軍用棉紗，將來或將由物資局統籌供應。

健兒上前線
·渝·市·將·開·會·歡·送·

（本報訊）全國慰勞總會以第十六補訓處即日開往前方，執戈衛國，特發起開歡送大會，定於本月十八日上午十時假復興關大坪舉行，並邀請各有關機關及團體參加，共襄盛舉。

凄冷的心祭
金明

一、

看着戰友負創倒斃，無力施救，也無力掩埋，卻還要在他的屍身上，踏着走過去。還在人世間，才算稱幸，還有許多的事了！這然而生者們想要生存，還要戰鬥，卻也只有如此。高詠們在太行山之役死難的消息，我是今天接到朋友的信才知道的。住在塔下，不常看到新華報，他們死難的經過，不知新華報上發表過沒有，則的報是沒有的。死難者的名字都是那些？不知新華報上登載了沒有，即的報也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這大半年我在邊緣的山村裏着，不常想到他們，為了聯絡，也許都是在猜測，明明知道太行山與巴山的位置決不相同，但總覺得他們也一樣活得平安，值得關切的事情的話，那就是不安之外，他們還過步了多少。

血腥上踏過的時候，也絕不會有暇感到哀痛和殘忍的。但是寂靜的山村，卻使我的感情，有餘閒泛起一種生死的悲悽。平常，我總覺得，為死人寫紀念文字，那是要從感情上和死者告別，從生活中給死者埋葬，所以不僅哀傷，還感不安。但死者既已死去，告別和埋葬總是要有的，因而哀傷之餘，也就寧願以一篇文字，來解脫自己。可是，對於剛剛還活在我印象中的高詠們，卻還不容易這樣。他們的屍，屍還流，對着他們的血，我不知該表示些什麼好。

二、

文化人到部隊中工作，在抗戰開始時候，不但困難，而且還頗為風尚，頗受歡迎的。但後來就慢慢少了。這並不是全般如此，特別是在敵後區域，廣大文化工作者，仍不斷在工作着，鬥爭着，為抗戰的事業，犧牲了生命，高詠們就是其例。

高詠們這一羣，都是自抗戰以來就在戰場，或為戰地而工作着，時局愈來愈艱苦，他們也愈走愈英勇。他們的死，雖然在此時此地，或尚不為人們所注視，但他們都明明白白的，為民族生存而灑他們的熱血，卻還非漠視所能磨滅。他們將永遠受到人們的尊敬與紀念。

三、

去年春天，高詠快離開重慶到北方去的時候，我請他在我的日記本前面題幾個字，以留紀念。那時他寫了一首舊詩：

「記得拜倫說過，戰場和家裏沒有兩樣，只多一枝槍。」如今，和長江睹下了義氣，紀念着我們有如兄弟。」

不久，他就走了。他告訴我一定儘可能多寫信來，把那邊的真實生活，多多告訴我們。我當時就覺得，這只是他的一種好夢，後來果然是一過河便很少消息。年底了，才接到他一封內容很來的信，路上已經轉過了三個月。信是極短的，但還愉快。不過同信封內裝着的蒼茯疑兄的一頁，卻說他還沒完全能過慣敵後的生活。還九個月，沒再見到他們的信息。只偶而翻開日記本前頁，看到那「紀念着我們有如兄弟」的語句時，才深沉的想一想，他有沒有過慣了敵後的生活？他是要戰場猶如愛家鄉的，所以我想，他一定早已過得慣了。但卻想不到他竟會把生命與戰場一同千古。

戰鬥的結束還遼遠。路正長，艱苦也正長，我還是不如草在他們屍身上遍好。

記蔣弼

楊華

每逢提筆來寫「哀悼」之類的文章時，我總感到一種內愧——人家以血，以生命寫鬥爭的史頁，而你卻以暗淡無光的墨水，來「追悼」別人底死亡，多麼可憐，多麼無力呵！然而，在今天，竟然還有紙，還有篇幅，可以容納我以無光的筆，記敘已死的朋友們底生涯點滴，這對於我，不依然是最大的幸運嗎？只可惜墨色的文字寫不出血色的戰鬥，卑微的幾句無力的話，拿來記錄死者底行狀，也無非聊以稍解郁積於自己心頭的沉痛而已！

最初認識蔣弼，為抗戰初年在西安，那時我在西安一個日報編副刊，有一天J先生告訴我，「臨大」的同學們有一個文學研究會之類的組織，希望我去講一次話；同時他還講起，有一位會寫文章的湖南青年叫做歐陽弼（這是他底真姓名，蔣弼是筆名），也在裏面，他曾談起我。幾天之後，就有兩位「臨大」同學拿了J先生底介紹信來找我，但我適不在家，他們留下了信，並約定我去臨大參加文藝研究會的日期。留下的字條上只簽着兩個名字，其中一個就是歐陽弼。

到了約定的日期，我去了。那是一個陰霾的多天底晚上，剛下過雨雪，我光騎着自行車去的，身上穿着厚厚的羊皮袍，在泥濘的路上車子滑倒了，弄了滿身的爛泥，弄得很有點狼狽的樣子。到了那里，有兩位同學出來接我，其中一位個子相當高大，穿着臃腫的大棉袍，他們先接住我底自行車，代我推了進去。在暗淡的燈光下，我看不清他底臉。只覺得那是一個嚴肅的農村青年樸實的臉，說着一口帶濃重的鼻音的湖南話。後來經過介紹，我才曉得他就是歐陽弼。

第二年底年初，我去了漢口，從此，也沒和他通過消息。大約是二三月間的一天，突然有一位穿着灰布軍服的青年來看我，召見之下，我差不多不認識了。但經他一說，又立刻記起就是西安「臨大」見過的歐陽弼。他告訴我：離開「臨大」之後，在西安參加了×××師的「戰地服務團」，隨軍沿隴海路開到許昌附近的一個地方。現在隊伍駐在鄭縣，他是奉命來籌辦一個溝通前方和後方的雜誌的——這就是「戰地半月」。這次大家談話很多，好像老朋友一樣，他說到軍隊底情形，創辦雜誌的計劃，我也貢獻了他一些意見。後來還說到彼此都相熟的一些朋友，如C、G和W等。友誼和情感常常是帶着迅疾的感染性的，由於這一些彼此共同的熟悉的友人，於是在我們之間也喚起了一種好像相識已久的親暱的感情。這次，他在漢口大約留了半個多月，我們常常一起渡江到武昌W底家裏，談着，爭論着種種的問題，回來的時候，往往是夜深。

他平常，對人不大會說話，雖然個子那末大，說起話來卻常常像小姑娘一樣，一開口就臉紅；但是他也並不因此不說話，他有意見，是總然說般也會說出來的。W有一個九歲的女孩，頂歡喜和他玩，他們一起唱歌，一起講故事，鬧得非常地親熱而且自然。孩子們不大會選擇，然而素朴而天真的心，卻是最易贏得孩子們底愛的。

台兒莊勝利之後，我——由於的是受了他底說服和鼓勵——也暫時放棄了另一個計劃，參加了和他們一部隊的另一師底工作（在台兒莊戰役中，他們是主力部隊）。那時，青年們為抗戰服務的熱情，真像瘋狂一樣，沒有誰會想到生活底困苦勞碌的。我和他一起，曾經在蒙城的煤車上露宿過幾夜，在荒僻的小站上坐候過整夜，在煤屑紛飛的火車頭上攀過幾小時，在豫南、鄂北、豫東的山地和原野中，奔走過幾百里。在戰地的生活中，他常常不露痕跡地做了我底「領導者」——他可以在任何一把草，一堆煤渣或一塊硬撥皮上躺下，呼呼地睡去了，也可以靠一塊硬餅，一個冷饃或幾生紅薯填飽一天的肚子。我從來沒聽見他發過一聲牢騷，訴過甚麼苦。他總是不慌不忙地，笑嘻嘻地工作着，好像非常舒適似的。即使在他忙得喘不過氣來，而別人坐着聊閒天的時候，他至多也只板一板臉子。

武漢失守以後，我們一路繞過鄂北底漫長的山路，經過了二十多天不停的行軍，才到達了豫西。這期間，我們時時碰面，也時分離，因為宿營的地點，彼此常常是不同的。這時候，他對於這個部隊底工作的希望漸漸地降低了，因為有一隻魔手常常在他們工作底途中伸上了障礙。有一次，在他敘述了一切使人氣餒的事實之後，我告訴他：換一個時期，還是換個地方，到可以舒暢地工作的地方去吧！他底慣於笑嘻嘻的臉忽然陰暗起來，他坦率地說：「我是犯過錯誤的人，人家會原諒我嗎？」於是他向我敘述了他們在上海所經歷的一段痛苦的事實。雖然，事實並沒像他自己所想的那麼嚴重，然而，他卻像要故意加重自己底罪過以減輕自己底痛苦似的。他說得那麼真摯，對自己責備得那麼殘酷，我勸慰他，鼓勵他，但是並不能減輕他心裏的隱痛；在他臉上只露出一絲羞慚的笑容。

從那次分別以後，我就沒有再見到他，雖然也間或通一點消息。直到一九三九年冬，我到了敵後的晉東南；當我快要離開的時候，L來告訴我，說是蔣弼到了，就住在他們那邊，我立刻去看了他。幾年于，不能在工作上舒展底情的熱環境他終於擺逐到這里來了！雖然經過了長途的奔波，可是他底精神卻似乎更快發了一些。我於是告訴他：在這里的事實可以證明我以前所說的話了。他還是帶點羞澀地笑着，又問了我一些關於工作的情形；雖然我也算是「客人」，但很知道的告訴了他，使他相信過去的事不會妨礙他今日的工作。幾天後，他就被派到幾十里外的一個鄉村中去了，在那里擔任着文藝和文化的工作。約半個月後，他託人送了一大捲稿子來，要我帶到大後方去發表。兩篇是他自己的，其餘的一些是他介紹別人的。這事實還讓我知道他和那些新朋友相處得非常好；而且一種新的精神已經鼓勵着他，使兩年沒有寫作的他能在十天之內寫出三四萬字。於是，我安心了，因為事實已經使他相信了我底話，而鼓起了他底新的力量和新的生機！

今天，他竟然拿生命來洗滌了他底內疚，以搏取工作底勝利！

九，十四。

我們要有千百個高詠！

史[illegible]

九月九日深夜得到L兄的信箋，告訴我高詠在北方犧牲了，一陣酸楚的哀思驀然襲上我的心頭。我抑住悄緒，勉強讀完，一種對於烈士的景慕和激勵，在我久久地不能安靜下去。

我和高詠相見很晚。就是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到是年十月間，偶爾會見會見。不過每次看到他，總懷著一股青春的熱力般地，感覺活躍，興奮，希望。他不激昂慷慨，而是溫柔堅毅地娓娓談笑，但你禁不住感到一種真誠精正的存在的溫暖。到今天，我的直覺是：一個具有偉大前程的愛國者死了！他是「死得其所」的！

我讀過他好多篇文章。但我更喜歡他的一些抒情詩。尤其是那充溢着洗淚著情調的「洞庭小唱」，當我在廿個月以前嚮船去南洋的航程中，我曾多次展誦快讀，低聲吟哦，給我無限安慰！

這樣一個優秀的中華民族的兒子，沒有白白地犧牲。他告訴我們在這民族死生決鬥中，應該怎樣生活，怎樣工作，怎樣貢獻自己的全生命！我們要有千百個，不！千萬個高詠，來彌補這一個烈士！

（一九四二，九，十二，）

怒向刀叢覓小詩

——憶史輪——

戈茅

忍看朋輩成新鬼，
怒向刀叢覓小詩。
——魯迅

但願你仍舊是活着，這是我們的希望；假使你在戰鬥的血泊中不幸已經倒地了，自亦無甚話說，總算完成了一個戰鬥男士的純真的人格。壯烈的死，便是光榮的生。

自來『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論懷北方，能不依依？有多少[illegible]的勇士，血濺太行山，有多少驍勇的鬥士縱橫馳騁在[illegible]的漠漠的平原，萬千不朽的中國人民在熱望着光明自由的到來，恰在這時有的卻為敵人的侵略的槍彈射擊倒地了，又怎能不令人深深的悲痛？史輪是否尚在人間，或被敵俘，或繫之於獄，關山危阻，魚雁無確息，這更使人痛倒欲絕！

史輪具有山東人的那種爽直的性格，我和他認識已經有好幾年了，那時正是抗戰開始的時候，他和克勤一同到了太原，我們一道在一道工作，後來在[illegible]也加入到我們的工作裏來了。我們大家都很好，時常討論關於詩歌上的一些問題。史輪長得高而瘦，額頭上的皺紋很深，他比我們幾個人的年紀都大些，然而他卻很孩子氣，常常愛打抱不平。他憨直，天真，純樸，熱情，堀強。但有時也固執，他是一個典型的農民性格的詩人，而且是一個非常有風趣的詩人，脾氣有些暴躁，他的神情常常引人發笑，又極愛好說笑話，所以有人就說他古怪。常常拿着一根短桿旱煙管叭叭的抽煙，說話時常常帶着一種嘲諷的口吻，一件小小的事情，往往可以引起他的一陣狂笑，對於友情的別離他又會深深痛哭一場。這人是可愛的，心直口快，決不含糊其詞。史輪是具有『鬼才』的那種詩人。他一生中遭遇過很多的不幸。我很知道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他寫過很多詩，也寫過很多鼓詞，小調，山歌，蓮花落之類，也寫戲劇，也試寫過小說，這是一個生命力異常旺盛的人，他充滿了革命的浪漫主義的氣氛，人很熱情，故想像力非常豐滿，他也處處要表現出一種獨創的精神來。比如寫詩吧，那時有一些人在極力模仿瑪雅可夫斯基的格調，他氣憤地說道：『為什麼一定要冷舔別人的屁股呢？我們也是一個人，即使寫不好，就不能找尋新的途徑嗎？何必跳在別人造好的圈子裏死？不錯，我們應去學習他的寫作精神和寫作方法，但不是要我們一味去模仿他的形式呀。』這話本來不錯，可是他因為反對寫短句的詩，自己就故意拉成長句，他像孩子一樣在賭氣，後來我勸告他：『史輪，這樣你要把自己毀了。賭氣是不成的。』起初他不聽，後來終於聽了。無論如何史輪是有天才的，可惜他寫了很多詩，卻無機會拿到後方來發表，如今竟遭不幸，誠屬憾事！

想起這些，深感悲痛，因作詩以弔之曰：『誠摯的靈魂和戰鬥的驕傲——

一起地葬吧，——
擁護光明世界的人們，
於在血污的土地上
朗誦着你熱淚的誠摯的詩句！』

回憶高詠

李葉

一個紅艷的像血點子一樣的生命的花蕾
在凜冽的冬寒中
開的異樣漂亮
他曾和春天相約
——我們要在戰鬥中發音！
春來時
他已長成一株壯健的孩子
當他剛想對來日騰躍的奔馳跨步
然而
他卻被敵人摧折了
春天呵
又怎能不為他傷心的哭泣呢？

高詠死了，這個春天的熱愛者，被敵人的刺刀傷害了。對他自己，他已經完成了他最崇高而光榮的任務，對全民族，這是一個多麼大的損失呵！

我認識他是在他離開重慶的那年春天，我那時工作在一個軍隊中的團體裏，我們（一起十幾個女孩子）才從前線來，準備在重慶公演話劇，他由另一位朋友的介紹和我們認識了。

人……僅乎得我們不知道怎樣招待他，因為我們早已粗野的和大兵沒有分別了。

那一天，他去的好像不晚，但大家都沒有機會和他談話，我們只懇切的要求他給我們寫一篇批評的文章。

他沒有使我們失望，而且預先把沒寫的原稿寄給我們，並且十分客氣的說：「我的觀感並不見得正確」。

為讚賞表示大家的謝意，在一個離開天，我們把他約請來了，那時我們住在鄉下，自己做了些菜，一同圍在八張併攏來的桌子周圍吃起來，我們是女孩子，但我們是武人，他在我們中間覺得十分的侷束，雖然他同來的還有幾位朋友，但他只勉強吃了一碗飯，他只笑說：「我已吃過飯了」，飯後我們要他唱歌，他一支夜鶯曲沒唱完竟出了一頭的大汗。

女孩子總是愛笑愛鬧的，尤其對一個喜歡的客人，大家平靜下來以後，我們隨即發現他是一個頗聰明，熱情而健談的人。

後來他常常寫信給我們，我們也曾寄些自己寫的文章給他看，在「國訊」上，我們讀到他的長篇小說「春天」，歌詠于七也常常有他的歌到。後來他寫信給我們，他要走了，大家都有點依依，他的信上這樣說：「我必定把你們戰鬥的消息帶到那自由的北方去！」，也許一路上，他都有信，到洛陽後就再沒有他的信了。但在不久以後，又讀到他的詩歌（被略）知道他已到了他的目的地了。

我們讀着他，又為他欣欣。他的歌（被略）一定嗚的更高嘹了。

然而，他死了，他在敵人的刺刀下為國捐驅了，我又想到他那強健的肺臟X光照片，他為民族是多麼的珍愛自己的生命呵！我們必須記下這仇恨，把他埋在我們心裏，呼喚着他的名字，摧折敵人傷害他的刺刀！

九、十一、

哭高詠

楊唐

詠青：你竟然死了！你那矮小瘦削的身段，走路時輕輕擺動着背脊的步代，還留在我的印象裏。回憶當時我曾和朋友們談論着，你那輕便一般的影子，恐怕是不永年的象徵；可是又怎能料到：你會在敵人的刺刀底下短命而死呢？

當太行山區敵何來左擾，何雲同志壯烈殉國時，我就擔心到你的安全，因為你那愉快的「看你餅」的詩句，是五月二十四日在涉縣新家會寫的，想來你當時一定是在太行的腹地。不過，當我看到七月五日解放日報上，登刊出你那首「歲寢會」的小詩時，一個錯誤又以為你已經安全的到了延安。這個希望竟沒有成為事實，後來的記着你死亡時的情景：「當時敵兵以刺刀直逼北胸前，詩人乃以仇恨的熾烈抗拒，血濺太行山巔！……」，這的確把我一切關於你平安的希望都幻滅了！

你在朋友們中是年青的一個，老陳曾戲呼你為「小夜眼」。實在的，無論從那方面說，你是早熟的，十幾歲就遍處流浪，參加新聞工作後，短短的兩年裏面就顯出你的才華，詩、文藝、新聞的寫作，你都幹得不壞，有時國際問題的文章你也來一手，你的精神，是曾經使我深深佩服的。

記得參之先生[illegible]說過：在中國，要稱為一個國際問題「專家」並不難，只要拿三幾個月的功夫，把某一個問題的中文資料搜齊全都看了，也就有資格稱爲「專家」了；你就正是這樣的「專家」中之一個，當每一個突發的國際事變發生時，你總是抓緊時間，搜集各種資料，往往工作到深夜也要趕出一篇應時的文章，這是表示你對新聞工作的熱忱，和那種所謂「國」的精神，也就是從事新聞工作的一種良好品質。

唯其能「戰」，所以就使你成為一個頂求光明，愛真理，說實話的新聞記者。我還能記得：當宜昌失陷的那次戰事時，你被派赴戰地採訪，我們在湘桂車上，你問着我：這次的採訪工作應當怎樣着手？我當時認為像宜沙那次的戰爭，是應當為些藍敗來留給國人的，不過在那樣的一個當口跑上前線，不用說情形會很困難，而且恐怕也難得到真實的材料，我要你留意下面士兵和民眾的意見。老實說，那時我對你與緻勃勃的趕赴前線，不付作過高的估計；然而你畢竟完成任務回來了，「荊沙是怎樣失陷的？」……等幾篇寫得出色的通訊，確實是值得我們誇耀的，一般跑戰地的同業們往往都是跑熱鬧，而你那次卻冷門然能成功，這就是跑能可貴之處。

去年，你（被略）跑到華北敵後地去（被略一段）當時也有朋友說起：像你那麼瘦弱而沒有浪漫氣質的所謂「詩人」般的性格，——你是有着「騎兵詩人」的誠號的，到敵後艱苦的環境裏去，是否吃得消了？我以為（被略）你會先寫你的生活，寫出更多的詩篇來的。沒有出我所料，你在艱苦戰鬥的環境下，工作得很愉快，留給人們以很好的印象。當中條山戰事捲起風波時，你是新聞記者中在敵後目擊當時實情的一個，你寫出了好幾篇通訊到後方，如「告別中條山」「彭德懷將軍訪問記」等，對國軍協同一致艱苦奮鬥的情形，作了忠實的報導。這在事手澤猶新，怎不引起我無限的思念呢？

中條戰後我們就斷絕了音訊，只對你死後才在解放日報上看到你的詩聞！詠青：你稍從般的年齡知那時你就已不在人間，短短的二十四歲的年紀，滿懷的壯志沒有能看到戰後新中國的建立，想來一定是很遺憾的罷！

水到了！朋友。今天我來哀悼你李洪的同樣心情來哀悼你，你是繼李洪的血跡又一個犧牲在敵後了；讓我們無數枝筆抑來向敵人索命報仇罷，血債終於是要用血來償還的！

安息罷！詠青。

遙祭高詠

林之春

「風兒太冷
留不住人
我要去了
去找尋別處的春！」
——高詠

當我還同風太冷的地方，緊緊握住你的手：「留下吧！」「不！我要去了……」你那麼堅決的答覆我，記得我們曾幾次爭吵到臉紅。我曉得你的寒有的那一份臨冷，我懂得你那顆不甘委曲的年青的心，我懂得堅冰地帶不適於幼樹的生長，健飛的鳥不能久絮在籠籠，然而我卻有忍心地拉住你，愈冷的地方愈要熱，而你，正是那樣一粒堅迸的火星啊！

我還記得很清楚，在我們分手之前那些日子，你是怎樣勉強忍耐不安的留着，「別處的春」在召喚你，你的心早向牠奔去了！

你去了！這兒終於留不住你，

你去了！暮春花落，我們僅見失去了你，握別的話，至今還在我耳邊：

「我要去寫那「一顆紅星」。」

「去吧，我們監視着你！」

以後，我們就讀着你那些欣躍歌唱的詩句，描摹着你草鞋竹杖過三峽，過黃河，進入太行山裏那一段驚危萬分的旅程，那嚴險如夷的決然的心境，想念齊你，投向自由的天空的那一隻健康的鳥，為你計算，為你默默祝福着走向春天的話。

誰知道這一別竟成永訣呢？我曾悼念過多少朋友的死，多少朋友的跌傷和倒下，而今又要悼你了！舒愛的兄弟！悼你，我已經不用哀傷的淚！

你死了，記憶是不會隨你死去的。現在，我們第一面時的影子又浮現在眼前——

像分別時一樣，我們的手握得發燙，武漢的洞天是燙人的，而你又是那樣一團火！

你向我述說兒時的苦讀，天才的寫作嘗試，多變的流浪生涯，和大青山裏被圍門的故事。晚上，又向我說出對於你的「桃花姐姐」的戀念。夜深了，你還向我默誦「桃花姐姐」寄給你的詩句。

——一個落在多褒的孩子！

一個小書記，牛僕騎兵，從我們見面那天起，你加入了我們的隊伍，做起新聞記者來了。「這樣一個任性的孩子做新聞記者怎麼成呢？」我真為你擔心，但事實指明，我那一份擔心是多餘的。明敏聰慧的天資，幫助你在這一新的學習新的嘗試裏飛躍的進步，你讀書，你採訪，你寫作，勤快而又勇敢，時時叫人為你捏一把汗。初初的表現而驚異，初初寫作，就見到豐收，你的進步給朋友們多少有力的鼓舞啊！

我不能忘記你永遠像孩子的倔強不屈的性格，不能忘記你快樂像春風永遠找不到秋之憂鬱的那一張笑臉，不能忘記洞庭湖上結伴航行的那一段真的友愛，不能忘記西江重見時的堅決的話語和黎明的嘉陵江邊代歌代哭的那一聲聲長嘯。

你有那麼多缺點，而又那麼可愛。

你有太頑強的自信，因而你固執，你倔強，你是那麼難於說服，當然，這是錯誤的，但，那不能正由此鑄成。你有虛驕的自尊，對一切都不能虛心，爲此，我們的批評你又從不接受，朋友們不止一次的指摘你，甚至恨你了……然而你，你還是我們的好兄弟，你已站在我們一起，甚至是衝向前去的一個。也正由於太強烈的自尊，使你在發現自己的缺點時，也不願認輸，而自己卻在暗暗改正。你似乎不懂虛心，但你孺在埋頭努力創造自己的成績。「每天兩千字！」你這樣說也這樣做了。詩，小說，通訊，論文，連接不斷的發表在各種出版物上，「隨軍代奉」在上海出版了，「春天」在國訊旬刊連載出來。「謝我的文章就是殺我的孩子！」這是錯的，但你這說自己辛勤耕作的收穫，朋友們不會怪你，這一樣爲你的豐收而喜悅。

寫你是寫不完的，我的好兄弟！在你短短二十四年中，有着那麼豐富多樣的詩的生活。你有那麼多美好的步履，而多少偉大的人類理想是由步發展來的。你有暴風雨似的熱情，來時便是一陣狂烈的吹打，一股浪濤的傾瀉。在你感情充動的發條上，雖有時喇叭無定，但卻愛憎分明，在你面前，魔鬼也無法偷天換日！

你對種冒險犯難的精神，任艱苦卓絕的毅力，常使朋友們驚服，誰也不會相信，在你那小巧嬌弱的軀體裏，竟包容着這大分量的高貴的氣質。

「我去！」在困難和危險面前，你常說出這兩個字，然後，就這兩個字把你帶向北方，帶過黃河。

你去了，永不回頭，而黃河水也永不回頭地向自由的大海咆哮奔流去。

你曾爲肺病的威脅而醫院去，但你拿給我看的X光照片上，你的肺你的心臟具都清淨得一塵不染，一如你的靈魂。從這件事，我知道，你是如何珍愛你年青的生命。今天，你在不時珍愛保存的完整而美好的生命，毀滅在敵人刺刀尖下，取得他偉大的代價了，悼你，我再不用哀傷的淚！

紙有爲真理的人最先爲真理而死，最愛光明的人才在光明到來之前犧牲。你死了，你臨死還歌頌那新中國的自由的太陽，我的好兄弟！安息在你親愛的土地上吧！在遙遠的南方，我爲你默誦——

「當我死時，把我埋葬得深深而卻把我們釘起來，發碎那偏激！」

你活得強硬，死得沉重！

——哭詩人史輪——

李篁

在他運命上站定一個運命
前思，後想，強硬；——

哭啊！哭啊！史輪死了，透過悲愴的詩句滲透地哭泣着你。

史輪，雖然我們不會會面，但在精神上與事業上，你確是最親密的朋友。

你在故鄉抗戰之先，九一八之後，那時我在新詩歌社，號召之下，參加的有蒲風、[illegible]等人。我在青島主辦「新詩歌」、「詩歌新輯」、「詩歌季刊」、「現代詩歌」，……等刊物，你仍埋頭在故鄉做事，而你的後來，實物到青島，鼓勵青年們實在不小，受你們影響的文藝青年朋友多已成了敵後文化運動的開拓者，那新生的國籍實是你們播種的呀！

「戰前之歌」——那是你的處女詩集，我讀了之後，很受你熱情的感染，與思想活力的進步，就以詩歌出版社的名義給你出版了。你寄給我的詩稿和一張小照，都在松江退守時遺同我的詩稿淪陷在敵人手裏了！至今想起來，還有無限的悔恨！後來，因為「一×××××」的罪名，我被迫放逐到東京，[illegible]……

……抗戰了，我回來，加入戰地服務隊，而你加入了戰地服務團、田間都加入了戰地工作團。從此分手挑戰，信息不能通，但未會一日忘懷你們啊！在武漢退守前，會到了

[illegible]

期望的破滅

——悼戰友高詠——

郭新

我們的青年詩人——高詠壯烈地犧牲了！

據在太南戰地目擊的人說，當敵人的刺刀指向他的胸前時，他仍然企圖用槍頭來從容搏鬥，真不愧為鬼雄！

我和他初次相識，是跟軍隊由武漢撤退至長沙的當時，於二年前期在桂林也有一個時期常常碰頭，真正在一起生活，還是在我們部隊來到重慶以後。

詩人的氣質比較起來總有些不同，他的性格有點偏執，骨傲，而又帶一點神經質，天賦相當好，有時是「目無餘子」。不過，他的毅力非常堅強，體格雖然瘦小如猴子，卻還在不斷奔波跑地，寫詩寫小說，寫通訊……尤其是去年春天，隻身跋涉數千里，不顧任何艱險和阻礙，終於到達了晉東南根據地，這是每一個認識他的朋友都讚嘆不置的。

記得他去年春天離開重慶以前，曾很鄭重地告訴我：『只要能夠到達延安，我決定加緊學習和對於現實的體認，假使若干時日，寫作「延河之歌」和「一顆紅星」兩部巨著，前者是帶有歷史性的敘事體長詩，後者是毛澤東先生的傳記。』

關於這，我當時不免有點懷疑他的成就，後來聽說他終於平安地到達了晉東南根據地，認為只要在實生活上多加歷練，對於他的計劃，有着堅定的信心。

不幸，以他宗教徒似的虔誠和熱心，終於在未抵達目的地以前，一個有希望的生命，竟然在侵略的槍刺下犧牲了！使我無限的期望歸於破滅，真是感到異常的悼惜和痛心！

[illegible]

更可悲者，無以慰死者耳！

陸詒

本報華北分館何雲同志之壯烈犧牲，已經給予我莫大的悲痛。而今凶耗再傳，國新社的記者高詠，李洪殉死於太行山麓。記者職死於民族解放的戰場，可歌可泣。但為中國新聞界的人才着想，這是無可補償的損失！

在殉職的記者中，他的年齡較輕，可是他在工作上，卻從沒有向人說過。他聰明伶俐，[illegible]人，大家都稱讚他。據我所知，他從未踏進中學之門，從小就在軍隊中過流浪生活。抗戰初期，他在一支東北軍的騎兵師當司書，[illegible]。朋友們親暱地稱他為『騎兵詩人』，即是因於此。

武漢會戰末期，他才轉入新聞界，參加了國新社的編輯工作。這幾年來，經過他刻苦的學習，[illegible]通訊工作、寫論文、寫新聞、小說，以及雜文之類，[illegible]。朋友們都稱他為「多產記者」，[illegible]在工作的成就上。

他不僅對於工作有壯志雄圖，而且很肯從極切實的工作中，作『契而不捨』的努力，[illegible]他的成功。我們的朋友們，對他都有熱烈的期望，[illegible]

這麼早就與我們撒手永別。國新社同人與他共同的事業，留待我們在一起近三年。我們怎能忘懷了他那天真而活潑的笑貌？他死了，太早，太慘，但總是死得光榮的。

回憶當年國新社同人，壯烈犧牲者，前有李洪，有高詠。他們生前對新聞工作，對共同事業，皆具有嚴烈的熱忱。每一念及李高兩兄之死難，痛感哀痛！但更可悲痛的，是我們迄今還不能以往事業上的成就，來告慰死者！